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扣开历史之门，尽揽经典魅力

五

无名氏◎编著

说唐演义全传

《说唐演义全传》以瓦岗寨群雄的风云际会为
中心，铺叙自秦彝托孤、隋文帝平陈统一南北起，到唐
李渊削平群雄、太宗登极称帝止的一段故事。不拘泥
于史实，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说唐演义全传

[清] 鸳鸯渔叟

◎校订

张羽

◎校点



辽海出版社

第四十六回

小秦王夜探白璧关 秦叔宝救驾红泥涧

诗曰：

进退无知一莽夫，却叫真主受灾魔。
君臣月下遭惊险，亏得秦琼解网罗。

当下尉迟恭正追秦王，忽听背后程咬金喊声追来，心中倒吃一惊：“怎么死了的人，又会活的？”把矛一摆，抛了秦王，竟奔程咬金。不几合，拦开斧，又是一鞭，打中右臂，扑通的响，又跌下马去，死在地上。秦王叫声：“动不得！”手举定唐刀，架住尉迟恭，声声只叫：“王兄，王兄，孤昔日曾在潼关招兵，那太原招兵并不是孤家，却是大王兄、三御弟在那里，王兄你不要认差了。”尉迟恭大喝道：“俺开关明明看见旗号上是‘西府秦王’四字，你这





厮推到哪里去？不要走，吃俺一矛！”举矛嗖嗖刺来，秦王哪里挡得住？那程咬金地上又醒转叫声：“黑炭团，勿伤我主，勿伤我主！”拾斧上马来战。尉迟恭道：“你这厮，却也不是个人，直头是一条水牛。”遂把矛一举，咬金即便举斧相迎。未及几个回合，拦开斧，耍的又是一鞭，咬金把身一侧，正中背上，扑通掉下马来，又死在地上。秦王又叫一声：“动不得手！”尉迟恭即举矛刺来，秦王把刀一架，架住长矛，尉迟恭大怒道：“好唐童，焉敢拦我三次！”把矛一举，紧紧刺来，那程咬金早又活了，拾斧上马，叫声：“尉迟恭，住着！我有话说。”尉迟恭摇摇头道：“这厮倒亏他是经打得起。”住了矛，叫一声：“程咬金，你有何话说，快快讲来！”咬金道：“我君臣二人，都是没有本事的，就被你打死了，也是个乘其无人，劫其无备，不为好汉。我那里秦叔宝哥哥，却不肯与你干休，明日在阵上，也要这般打你。我如今对你说过，你在这里既有本事，果然是好汉，却不要伤我的主公，我去营中请了秦叔宝来，你若在他面前也敢这般行为，就算你真正好汉；你若怕他，却不要放我去，竟将我君臣或则拿了去，或则打死了，明日自有他出来问你，你却也活不成了。”尉迟恭一闻此言。只气得三尸神直爆，七窍内生烟：“阿唷，阿唷，阿唷唷，你去！”



去！快快叫他来，我自有本事在他面前拿你们。去，你快快叫他来。”程咬金道：“我却不放心，万一我去了，你一闷棍把我主公打死了，却如何是好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有本事，等那秦叔宝来，一并拿你三人去。你快去，不必在此多言！”等那秦王口内说不出的苦：“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人！自己脱身去了，却把我交与他，他难道是吃素的么？”当下程咬金走了几步，又带转马来，叫一声尉迟恭道：“我却是不放心，你可赌个咒与我，我好放心前去。”尉迟恭道：“你去之后，我若动手要杀唐童，日后不逢好死，撞死紫金门！”程咬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便放心前去。主公，你在此等一等，待臣去叫了他来便了。”

当下程咬金奔回营中，打起鼓来。徐茂公连忙起来，便问有何事故？程咬金道：“不好了，秦大哥呢？快些去救驾！都是主公要我同去探白壁关，却撞着了尉迟恭，把我几乎打死，如今特来请秦大哥去。”徐茂公一闻此言，一似十五六个吊桶打水，水上落落的响，浑身一似中风麻木，二腿犹如斗败公鸡。忙说道：“那、那、那主公却在哪儿？”咬金道：“主公我交与尉迟恭了。”徐茂公一声喝道：“呸！亏你这样一个死人，却把主公交付与敌人，自却走了。”叫一声：“绑了拿去，跪在辕门首。若救得主



公回来便罢，若救不得回来，将他万割千刀。”左右一声答应，将他绑出。一边忙请叔宝起来。叔宝在睡梦中一闻叫声，先惊得发晕起来，连忙顶盔贯甲，飞上呼雷豹赶来。

这边尉迟恭果然一些不动，那秦王却倒去引他，叫一声：“王兄，孤家昔日果然不在太原招兵，况且王兄一次能吃一斗米、九斤肉、一坛酒，孤家定要加官，难道不认认人看？”尉迟恭不听此言倒罢，一闻此言，那把无明火高有三千丈，接纳不住，大叫一声：“唐童，你不提起便罢，一说之时，却也顾不得了。”挺手中长矛，耍的一矛刺来，秦王将刀一架，叫声：“王兄，你说过的，如何动起手来？”尉迟恭哪里肯听？使着长矛紧紧刺来，秦王招架不住，回马望东败去。尉迟恭大喝一声：“唐童，你哪里走！”催开抱月乌骓马，随后赶来。这边秦叔宝一到，不见二人，有伏路小军说道：“往东去了”。秦叔宝催开呼雷豹，望东赶来。那秦王挡一阵，败一败，秦王一想：“且射他一箭，使他知我的利害，或者不赶来也未可知。”袋内取弓，壶中拔箭，搭上弦，扭回身，叫一声：“王兄看箭！”耍的一箭，尉迟恭把头一低，那箭在盔上，哧哧一声响，箭却掉下地去。尉迟恭叫声：“什么响？”放下长矛，把罗汉鼓一松，将盔除下来，月光中一看，只见一对



凤眼齐开，说道：“啊唷！当时李友白先生曾说：‘你后来上阵，有人射中你一箭，那凤眼就开，便是真命帝王。’叫我下马降他，难道唐童是个真主么？呀，说哪里话！吃了一斗米，九斤肉，一坛酒，就要打，料不是真主。李友白哪李友白，俺尉迟恭只得背了你了。”把盔衣先带上，收一收罗汉鼓，催马赶来。此时虽然鸡已鸣了，月光还大，十分好看，见秦王一根翎尾折断了，倒拖着定唐刀而走。尉迟恭却双手托着丈八蛇矛，大叫：“唐童，哪里去！”紧紧赶来。

后边那秦叔宝手举提炉枪，高声大叫：“尉迟恭，勿伤我主，勿伤我主，俺秦叔宝来也！”尉迟恭把矛一按，回头一看，见了叔宝，叫声：“唐童，你的救驾兵到了，哈哈！”尉迟恭回马，把秦叔宝一看，果然人才出众，相貌非凡。叔宝把尉迟恭一看，真正好个黑脸，忙把提炉枪一摆，劈面刺来。尉迟恭举丈八蛇矛，即便相迎。秦王却叫：“秦王兄，你却下不得绝手的啊，这人孤家要他投降的。”那尉迟恭听了好气啊，怎么说这般有力的话？看官，当日玉皇大帝差紫微星临凡治世，又要差二十八宿下凡帮助，那二十八宿不肯，大哭道：“前日昆阳大战，有许多功劳，他却酒醉斩姚期，醒来逼邓禹，如此无情，说也伤感。”大家一齐不肯保他，却差三十六天罡下凡保他，这二十八宿气不甘伏，也下来吵闹



紫微，这就是众反王了。这秦叔宝却是左天蓬大帅星临凡，这尉迟恭却是黑煞神降世，那黑煞神晓得左天蓬是利害的，却不肯下凡来，玉帝便道：“若黑煞神一出，把左天蓬带了几分劳病。”秦叔宝与尉迟恭就杀得个对手了。当下两人正战之间，秦王只管叫：“秦王兄，下不得绝手的哟！”尉迟恭听说，好不大怒，拦过了叔宝的枪，回转马竟奔秦王，秦王吃了一惊，回马便走。尉迟恭紧紧赶来，叔宝却也追来。

此时天色微明，秦叔宝一来是个空肚子，二来是睡梦中起来的，三来吃了些惊，那胸前一阵阵的恶心，污血只管推起来，一口口咽下去。当下尉迟恭转到美良川，却是一条狭狭的弯路，尉迟恭追过了山弯立住了：“待这黄脸的贼来，蓦地来赏他一鞭，打他一个不防备。”遂左手举鞭，右手提矛等着。秦叔宝到了这个弯边，心中一想：“这黑炭团竟不要躲在里面，我若走去，打一鞭来，怎么样的招架？”按下了枪，取这两枝金装铜来，上下拿着，一过弯来，尉迟恭大喝一声：“照鞭罢！”耍的一鞭打下。叔宝把左手的铜架开鞭，右手当的一铜打来。尉迟恭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将手中矛一架，光的就是一鞭，叔宝架开鞭，耍的又是一铜，尉迟恭一矛架开铜，当的又是一鞭，叔宝架开鞭，却待要打，尉迟恭回马跑了。这名为“美良川三鞭换两铜”，尉迟恭

打他三鞭，叔宝只换得他两铜。那小说上却说三鞭换两铜，是打背心的。叔宝二铜重一百八十斤，尉迟恭的鞭重八十一斤，就是一根铁柱打下去，也要打个缺儿，何况身体乃精血所成，岂有此理？

当下尉迟恭追赶秦王，到了一个所在，秦王只叫得一声：“好苦！”原来是一条大涧，名为红泥涧，约有四丈宽，水势甚急。秦王回头望见尉迟恭紧赶追来将近，忙把逍遥马加上几鞭，叫声：“马，你过去罢！”那马一声嘶吼，前蹄一纵，后蹄一蹬，从空一跃，即跳过对岸了。此时却说径走罢了，反带住了马，叫声：“王兄，你看这样大涧，孤家一马跳了过来，岂非天命？你须酌量，好好回去罢。”尉迟恭闻言大怒，把马一夹，叫声：“宝驹，你也过去了罢！”那时扑通一响，也跳将过去了。叔宝在后，望见二人都跳过涧去了，心中着急，把马鞭杆在呼雷豹头上乱打，此马也着急了，把二耳一竖，哄的一声吼叫，那尉迟恭幸亏也是宝驹，还不跌倒，不过两脚一松，慢得一步，秦王加鞭急走。秦叔宝的呼雷豹也跳过去，那尉迟恭拍马径奔秦王，叔宝也拍马顶住尉迟恭尾后。三人一路赶到一山，名黑雅山，徐茂公早已算定，差下马三保、殷开山、刘洪基、段志贤、盛彦师、丁天庆、王君起、鲁明月八将，在此等候。那八将远远望见尉迟恭追着秦王而来，





即一齐出马来战尉迟恭。尉迟恭使开这杆丈八蛇矛，逼得那八将如走马灯的一般。正战之间，却有宋金刚令箭到来，叫尉迟恭即刻回关听差，不得有误。尉迟恭得令，只得去了。秦王带转马头回关去了。

这边秦叔宝保秦王回营，但见程咬金绑缚跪在辕门上，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“救得主公回来便好，倘有差误，端正去杀我不成了？”伸头探脑一看，见秦王与叔宝来了，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秦大哥，你可先进去，我还要与主公说句话儿。”叔宝道：“主公恕臣先进营了。”秦王道：“王兄，你请说。”咬金见叔宝入了营门，即膝行几步，叫声：“主公，你见了军师，再说不得是臣劝主公去探白璧关的，若说了是臣劝主公去的，臣的吃饭家伙就要去掉了。主公若要留臣性命，除非求主公认了自己要去看白璧关，挈带臣去保驾，故尔同去的，这便有几分活得成了。”秦王道：“这原是你不是，如今孤家权且认了，下次再不可造次。”咬金道：“不消说起，下次若再如此，也不是个人养的了。”当下秦王到营，茂公迎入帐中，欠身打拱道：“主公受惊了。”秦王道：“这是孤家自取其祸。咬金王兄保驾去看看白璧关，不想撞见了尉迟恭。”茂公微微一笑，叫声：“主公，你不必瞒臣，臣已知道了。”就吩咐把程咬金推进来。左右答应一声，即把程咬金推入。徐茂公大喝一声道：“你这大胆的匹夫，怎么要主公夜探白璧



关？几乎丧了性命！”咬金大叫道：“屈天屈地呵，只是主公要我保驾去探白璧关，故此我同去的啊。主公，你也要放出良心来，害臣受死哩！”秦王道：“果然是孤家要他同去的。”徐茂公道：“既是主公认了，臣难道定要杀他么？但此人我这里用他不着。”吩咐册上除名，速速赶出去。咬金道：“你这里除名不用，叫我往哪里去呢？”茂公喝道：“你这样匹夫，本军师这里怎么用得着？快些走，不必多言！”咬金没瞅没睬，只得向秦王道：“主公啊，军师要赶我出去，还须主公说，劝解军师一声。”秦王道：“凡事只可一，不可二。孤家说过一遭了，难以再讲。”咬金看看叔宝，叫声：“秦大哥，你可与我说一声。”秦叔宝道：“主公尚且难言，我一发管不得。”咬金上前一步，对了茂公道：“我的军师老爷，你当真不用我么？”茂公喝道：“你这匹夫，这般作怪，还不走么！”咬金把须一捋，叫声：“罢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”叫声：“主公，臣别过了，或一年半载，来望你们一次，臣去了！”秦王心中好生不忍，见徐茂公认了真，不好多言。

咬金走出营外，便叫家将快些收拾走路：“军师不用我了，我们去罢。”家将们道：“老爷往哪里？军师不过一时怒，略略消停几日，慢慢再和他说话，自然依先好的，何必如此性急？”咬金听说，心中又想一想要道：“那里等得消停几日？待我再进去求一求



看，若果不用，就走罢。”只得复回身，又入营来。徐茂公看见了，把案一拍，大怒道：“匹夫！你既去了，又转来做什么？”咬金道：“到底在这里好，可看昔日之交情，还是收用了罢，我的军师，我的老大。”茂公见他花嘴花脸的告求，一发大怒，把案乱拍道：“谁是你的军师，谁要你叫老大！你快走便罢，稍若迟延，吩咐左右看棍。”咬金道：“真正再来，不值钱了。就走，就走。”扬扬走出营门，家将们见了道：“老爷怎么样了？”咬金道：“走、走、走，不必噜苏，哪里受得起这牛鼻子道人的臭气！大丈夫哪处不去做了人？”跳上马，招齐家将，随路就走。

约行了十里宽路，回头叫声家将：“我们且商量商量，如今到哪里去的好。”家将道：“小人们随老爷的主意，有甚商量？”咬金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勒马又走，一路思量，又走了十四五里路，到了一个所在，地名叫做言商道。只听得一声锣响，跳出五六个强人来，挡住去路。那为首二人，一个叫毛三，一个叫勾四，大叫：“留下买路钱去，饶你性命！”咬金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是我的子孙在这里，好好得极！”爷爷正要银子用，快快献上来。”毛三听说，心中大怒，便要动手，勾四道：“慢些，此人不象是善男信女，且问个明白。呔！你是什么人，敢在此处来往？自古道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’，何故说我们是你子孙，难道你不怕死么？”程咬金道：“你



这狗头，人也不认得，爷爷就是瓦岗寨称混世魔王的程咬金便是！你要我买路钱么？”那一班人闻言，齐跪倒道：“果然是前辈宗亲！不知爷爷缘何却在这里，有什么贵干？”咬金道：“我因与唐朝小秦王帐下军师牛鼻子道人不合，斗气奔走出来的，去向尚未有定。”问：“你这干人，住在哪里？”众人道：“小人们在此地言商道中东岳庙内扎定居住，既是爷爷去向未定，何不在此做个大王？”咬金道：“妙妙，此乃有趣之事。快走，快走！”随了众人一径到庙中来，吩咐把神像抬开了，就坐在公案上，众人一齐拜倒，三呼千岁已毕，咬金道：“如今又复任混世魔王了，封毛三为丞相，封勾四为阁老，传令大小喽罗，凡有孤单客商，不许抢劫。若是大风，越要夺他。若遇有游方道人来往，拿住就杀。”众人齐齐答应。这咬金在言商道落草，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秦王见徐茂公赶了程咬金出营，便问道：“军师今日缘何这般认真？”茂公道：“臣非真要逐他，只是故意激忿他前去。”正是：

夺取介休粮饷草，干立功劳宽罪愆。

毕竟不知程咬金落草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七回

咬金落草献军粮 叔宝枪刺宋金刚

诗曰：

混世魔王呆复呆，言商道内把兵埋。
此时原是唐王福，劫夺军粮献送来。

当下徐茂公回对秦王道：“臣岂认真逐他？不过激励他去与主公干立一件功劳，使他将功折罪，不过六七日内，他即来也。”秦王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孤实不知，今可放心矣。”

再说程咬金住在言商道东岳庙中，一日，毛丞相道：“人主初登大位，人多粮草少。介休今解来粮草一万，打从此处经过，请大王发兵夺取，不知可使得么？”程咬金哪里晓得，催解粮草的领队官就是





尉迟恭，真正黑漆黑打灯笼，照个正着。听说粮草打从此处经过，便大喜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吩咐备马，待孤家自去发个利市，马到成功便好。”勾阁老忙奏道：“主公，臣有一计，包管容易成功，主公的威风不必说了。但是我这里人少，寡不敌众，主公可穿出大路，挡住了解粮的将官，臣等往斜路抢了就走，不怕不成功了。”咬金道：“倘被他追杀进来，又费力了。”毛丞相道：“主公放心，这里言商道中，路径最杂。但凡活路上多有圈儿暗号，死路上没有圈儿暗号，我们这班人却认得真切，都是会走的，若外来的人，哪里晓得？他也吊来吊去，多是死路，没处旋转，纵有千军万马，也只当吃孙子的了。”咬金道：“既如此，依计而行。”即顶盔贯甲，提斧上马，抄出了言商道。

只见远远的粮草来了，一马上前喝喊道：“呔，留下买路钱来！”那些众兵见有响马拦路，往后飞报尉迟恭：“启先锋爷，前面有响马挡路。”尉迟恭大怒，挺枪上前一看，原来是程咬金。程咬金一看，叫声：“完了，原来是这黑炭团。”尉迟恭便问：“你这狗匹夫，在此做什么勾当？”咬金道：“奉军师将令，在此等候你多日了。我对你说，你把粮草好好送与我程爷爷，我便饶你的狗命，若有半字支吾，

我就送你归天。”尉迟恭骂道：“狗匹夫！不要油嘴，照爷的家伙罢。”嗖的一枪刺过来。咬金知道利害，躲闪过了二枪，一步步引送招架，尉迟恭略松懈些，他便大斧大砍。如此不上几个回合，那边毛三、勾四一班喽罗，哄的一声，杀散了众兵，推了粮草，拥入言商道中了。咬金把斧一按。叫声：“黑炭团，承惠了，改日谢你。”回马一溜烟也进言商道去了。尉迟恭回头，见失了粮草，拍马追来，见程咬金跑过两个弯，兜三个转，身影也不见了。尉迟恭高声大叫：“程咬金，快出来和你讲话！”哪里叫得应？那番火性直发，把马往里边一走，兜转来，又在这个所在，兜转去，原端是这个所在，只得又高叫了一回，毫无影响，心中想道：“粮草乃系紧要之物，今遭失去，如何可以缴令，回见主将呢？嘎！也罢。只得再往介休去见张士贵，告诉他失粮之事，要他再发粮草一万，以应军需便了。”没奈何，只得再往介休去不表。

单说这边程咬金打听得尉迟恭去了，叫声：“列位爱卿，这些粮草，一些也不要动他。”毛三、勾四道：“臣等正要扶助大王招兵买马，后日得保主公登九重之尊，所少的是粮草，为何不要动呢？”咬金道：“众卿你们有所不知，我若要做皇帝，那瓦岗寨





好好一座宫殿城池，兵马又多，钱粮又广，不肯白白送与别人了。你们不晓得，那个做皇帝是最气闷的事，今把这些粮草俱解到白璧关，见我主公秦王，你们多有功劳，定然收用，自有军粮吃。在此终非了局，此乃正当不易之理。”毛丞相道：“主公议论虽是，倘然军师照前不用主公，那时臣等这班人倒有些进退两难了。”咬金道：“这有何难，若是不用，我们依旧再来，只得要勉强再做一做皇帝了。”众人听说，只得从命，一齐相随。咬金即吩咐五百余人，推了粮草，径往唐营而来。

再说秦王一日升帐，问军师徐茂公道：“程咬金一去数日，尚无下落，不知几时可得回来？”茂公道：“只在早晚，料应来也。”不多时传报进来道：“程咬金在营外求见。”秦王大喜，吩咐作速摆酒伺候。外边众将俱已叙过了，程咬金进营来，先拜了秦王，然后参见军师。徐茂公道：“你去了又来怎么？”秦王道：“程王兄已伏罪过了，军师看孤的面，将就些罢了。程王兄，你去这几日流落在哪里安身？”咬金道：“臣被军师赶出，一时往哪里去？如今天下荒荒，扒儿的生意又做不得了，臣没奈何，只得复了本行。”秦王道：“复什么本行。”咬金道：“依先做强盗，在言商道降服了一班喽罗，封了几个